

伏魔錄

· 沈宗霖

降妖杵桃花木七星劍陳列在桌，蓮花青燈曖昧不明，佛尊撲了一身香灰。我被桌上的劍山刀嶺陣仗狠狠懾住了，在母親懷裡嗚咽哭泣。母親輕拍我的背。一個身著八卦乾坤大紅道袍的山羊鬍中年男子，橫眉豎眼，捻了香拜了佛，用豪壯夾雜哭腔的調子喃喃祝禱。我把一條鼻涕縮回去，這麼新奇的場面頭一次見到。

有天我在臥房的門縫前，聽見母親和二嬸商量怎麼處置我的病。我出生時哭得比其他嬰兒更久更響，將我從子宮拉出來的醫生玩笑地和媽說，這小孩好像不想出生當人。之後我染黃疸哮喘鼻竇炎，五臟脾肺被病魔折騰幾死；到三歲，我經常突然在半夜從母親的被窩像殭屍一樣跳立起來，對母親謎眼誦念咒語經文，爸媽在床前瞠目結舌地看我細語喃喃。這孩子瘋了？

二嬸說我的情形是「煞著」。三歲的我當然是聽不懂的，但我在長大後質問他們，加上重新拼湊他們神祕的語調和鬼祟的神情，明白他們說的是——我被邪靈附身了。當時我背著門偷聽他們說話，手裡正握著一只充氣黃色小鴨，竟因為緊張而壓出呀呀的聲音，母親聽見聲音便開門，將我抱起來，故作溫柔說：那麼愛偷聽大人說話呀，到旁邊玩。

彷彿穿紙窗洞窺人語的武俠情境，年幼的我甚覺刺激，亦有恐懼。

恍惚之間，道士嘴含一口米酒陡然往我這邊噴。他的目標是母親懷裡的我，但實際上他噴了母親滿身，我看母親漉溼的髮貼在臉腮，散發著酒腥，竟覺得有趣。道士不服氣地又對神佛振振禱

念，飲下米酒又是一噴，我學聰明了，頭側偏閃躲，但半邊臉還是溼了。哇哇哇哇，至少哭了一炷香的時辰。

母親求了香灰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香灰加進我的奶粉，然而我對奶粉的品質要求很高，就著奶瓶鼻子一顫便知道不對勁，堅決不喝。母親又去藥房買了食用膠囊，把香灰裝進去要我吞，但我不肯。最後母親去中藥房拿了一包仙楂糖，要我混著吃，這招奏效。我仰頭喝水連香灰咕嚕嚥下，苦臉作嘔，趕緊含幾粒仙楂，重返仙境，一旁的母親滿意地笑了。

服了香灰神水，之後我竟再也沒有在半夜對著家人叨喃咒詛，甚至健康許多。

然而我一直明白我的魔沒有除去。

幼時的快樂記不上太多，也無法維持太久。父親外遇，母親罹患了躁鬱症。每天夜晚我聽著母親反覆撥打父親的電話，一鍵一鍵把我的心情壓入谷底。她苦等一扇不開的門，那門走進來的不是收報費的就是送便當的，父親像人間蒸發似地消失不見。母親的眼裡只剩下爸爸，我縮得好小小，連自己都看不到自己。

我總是羨慕班上的同學，他們的爸媽會因為他們的考試分數，高分就鼓勵，低分就處罰。我則是不論考好考差，爸媽都不會有任何反應。幾次故意把成績單放在餐桌上，有時是第一名，有時故意不及格，但那張成績單就像隱形似的，完全在他們的視線之外。即使是家庭聯絡簿也是媽媽簽一次，我記下筆順，之後每一頁都是我模仿他們的筆跡簽名。據母親的說法是，你成績很好啊，不用我擔心。

母親罹患躁鬱症後，時常問我，你爸有打電話給你嗎？你爸在哪？爸爸總是不在家啊，這不是早就該習慣的事嗎？她重重的問號像無數鉤子刺穿我的心。母親的病愈來愈嚴重，每天都要吃安眠藥，後遺症是夢遊、頻頻夢囈。我總是問我自己，這一切是我造成的嗎？我是被邪魔附身的，家裡的不幸、所有的詛咒是我帶來的嗎？我以為魔從我身上褪去了，沒想到又附到了母親身上。

記得小學時，曾經陪母親一同去算命。原本目的只是要問婚姻，後來順便看看我的命盤。算命仙手掐幾下便斷定，我命帶掃帚。在許多鄉土連續劇中，我常聽到「命帶掃帚」這個名詞，也就是掃把星，為家門帶來不幸。有了算命師這一番「認證」，加上母親當時帶了些許異樣的眼神，我好像也肯定自己是一個掃把星了，走起路來，好像屁股就夾著一支掃把，我的頭愈來愈低，漸漸抬不起來。

爸爸不回家，爸媽鬧離婚，這都是我害的。我開始這麼想。

一個掃把星，在寂寞中整理自己的翅羽，孤僻，也是為了避免自己把不幸掃到別人身上。在人群中我用無形的膜把自己包覆好，不讓任何人靠近我。我喜歡貓狗和布娃娃，更勝過於人。有次母親開我房門，正好撞見我和房裡的娃娃家家酒。母親大吼，你瘋了是不是？隔天聽見母親和她的朋友們討論我，好像她的朋友都有醫學背景似的，高談闊論一些精神科的專有名詞和基本症狀。原本擔心母親將我送醫院，但估計是怕花錢怕麻煩，所以暫時逃過了一劫。

母親除了準時送飯，給微薄零用錢之外，她的生活幾乎只有她的婚姻和她的工作。小孩是不存在的。我漸漸也接受了這一點，畢竟我也接受了自己是掃把星這件事，再也沒有什麼不能去承擔的。

時常放學回到家，就看見冰箱上用磁鐵貼著一百元紙鈔，把它拿下來，自己去買晚餐。我有時會摸一摸那張紙鈔的觸感，其實和任何一張紙鈔都差不多，只因為那是母親摸過的，是她專門賦予我的。只要這麼一想，我的存在感就恢復了一點。

一個人坐在飯廳吃飯，我用力呼吸，假裝飯廳正在開派對，有許多人圍在我身邊，迴盪著說話的聲音。我把飯桌當小舞台，自己站了上去，開始演戲。這是我的戲，演員觀眾都是我自己。我聽不見掌聲，除了一隻隻蚊蠅飛過我將牠們打死。「不瘋魔，不成活」——記得電影《霸王別姬》的程蝶衣是這麼說的，我真信這句話，一旦瘋了我便感覺不到痛，所有的細胞為我瘋狂顫動，它們為我吸納生命最深層的苦。

下了這個餐桌小舞台，我依然在演戲。孤獨的人要靠演技才能好好活著。但這世界不全然是自

己的戲，也會有別人一起上台。我以為自己是個戴墨鏡的導演在台下品評那些人的演技，但這終究不是我的戲，沒人能照我的劇本演。母親上台了，她很瘋狂，她的演技是所有人中最精湛的，她在我面前哭泣，有一百零八種哭法，這個哭是爲了父親，那個哭是爲了我，她是唯一與我心靈相通的人，呵，我們躁動的靈魂也能讓出一條縫隙，讓彼此細密的觸角，來回搓磨。

寂寞日積月累，世界看起來好空曠，沒有一個活物能回應我的心聲。

當我上中學以後，我把從小陪伴我的布娃娃統統丟進垃圾桶。我像是一只傀儡，神魔操舞無形的線線控制我的舉動，經過收驚除煞，那條線還是沒有消失。有一種魔，無關輪迴生死，無關軀殼魂魄，它就端坐在意識裡。我知道它無可除去，它在下意識隱隱燭火，上意識就能冒出黑煙灰燼。

從孤獨的童年蹣跚爬伏到善感的成年，我沒有任何降妖杵七星劍，各種的挫折、人際傷害、孤獨，化成魔魅在我的心底張牙舞爪地盤據撥弄。我因著重複旋繞的矛盾愁苦而囚錮自我，時常感到束手縛腳，任人擺弄。

我很想告訴母親，母親，妳知道嗎？從那天之後我就經常做夢了。我的夢裡沒有任何聲音，我更發不出任何言語，我的喉嚨是乾熱的，像是一齣沉澀的默劇——那個道士，他向我噴米酒，撲一聲，那一聲好大聲，像一口就結束了我的夢我的一生。妳記得嗎？我苦著臉把香灰和著仙楂糖吞下。妳拍我的背說你乖。道士搖鈴，天靈靈地靈靈奏請神明來顯靈——魔出現了，衝著我咧出一排黃牙，嗤嗤地笑——魔根本沒有除去，收驚沒有用。

我總記得，母親說把藥藥和糖糖一起吃下去，就不會苦了。或許是這樣吧，我有我的藥，一直持續吃著，而它也似乎和我的病我的魔共生共息，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會除去。我願意吃藥，我的藥總是苦澀的，能不能有別的方式，至少讓它甜一點？我承認自己是掃把星，但對待掃把星是否可以有更美好的方式？

上了高中之後，母親正式解除了和父親的婚姻。而母親似乎也想彌補她對我童年的缺席，那個空盪的座位就空在那裡，她想要坐回那個位置，再當一個母親。

可是那個夢仍然不時出現，甚至埋下了我憂鬱躁鬱的因子。大學後因為病情嚴重，我住進了醫院。躺在病床上，母親提著一個不鏽鋼便當給我，是她親自煮的，都是我愛吃的菜。她只是淡淡地說吃吧，沒有再多說什麼。可能也怕彼此尷尬吧，畢竟我們沒有太多的話題，她拿出智慧型手機，手指刷著刷著，打開股市行情的網頁。

我看不懂股票，不知道那些跌跌漲漲是怎麼回事，只知道我和母親，一個床上一個床前，兩人好像就是停板定格了。我期待她多看我一眼，多和我說幾句話。你最近還有做夢嗎？至少問這麼一句，我可以向她開玩笑說，有啊，那個道士的嘴巴好臭，嘆一聲，全身都是臭味。

母親啊母親，是你帶我去看道士，是你覺得我瘋了，不是嗎？

看著母親專心看手機的樣子，我有點生氣，更多的是醋意。母親重視股票更甚於兒子。我用棉被蓋住了頭，不願意再看到眼前這個嗜錢如命的女人。但不久就聽到嗤嗤的笑聲。大概是股票賺到錢了吧？母親看手機看到一半突然笑了起來。

她要把手機遞給我，我說不用了我不懂股票。她硬是把手機塞給我。我起身接住手機，那手機的螢幕正一張一張放映著，我小時候的照片……

這是剛滿十個月，學會走路的我，腳一踉一踉的樣子。我看到母親的手圍在我的屁股後方，她怕我跌倒……

這是幼稚園的畢業典禮。爸爸還是老樣子，依然缺席。只有母親一個人抱著鮮花，在台下看著我和一群小朋友，在台上唱唱跳跳……

這是小學三年級和母親一起搭旋轉木馬。原本要和同學一起去遊樂園校外教學的，但那天我生病，只好取消。母親在我病好之後，帶我一起去遊樂園。

好久的畫面了。我不知道母親還留著這些照片。我很想哭，但不敢在母親面前哭出來。尤其母親的臉依然像冰塊一樣酷酷的，讓我更哭不出來。她說，看完了還我吧。我把手機遞給她，讓她繼續看我的照片，一邊看一邊笑。

照片中的我開朗地笑著，小小的個子，牽著母親的手，抱著母親的腳。其實母親還是有努力過的，她沒有完全在我的童年缺席，即使那個座位時常是空的，但至少也有過溫度。翻著那一張張照片，好像那些溫度就慢慢地回來了。我突然覺得很抱歉，對於母親，也對於童年的自己。

我沒有好好長大，辜負了童年的自己。我沒有放下心中層疊的魔障，所以才讓自己變得如此狼狽。躺在潔白的病床上，看著時鐘，該吃藥了，我一顆一顆隨著茶水，仰頭嚥下。看著那些膠囊晶瑩剔透的樣子，裡面裝的不是化學藥劑，而是我的希望。我知道我會好起來的，這一顆一顆藥，都在洗滌我，洗滌我心裡的魔。

母親翻著照片，她對著童年的我笑。我也對著她笑，對著年邁的母親笑。我藥吃好了，我對母親說。母親只是家常地淡淡地說，喔，每天都要記得吃藥啊，聽醫生的話，才會早點好起來。我心裡想，我不只是要聽醫生的話，也會聽妳的話，妳要多說幾句，我才會聽啊。

母親仍靜靜地翻著照片。她眼裡看著的是手機上童年的我，是無魔無病的我。我想我一定會好起來的，回到童年吧，牽著媽媽的手，投入媽媽的懷抱。即使我在床上她在床邊，但藉由這一支小小的手機，手指刷過歲月，我們彷彿獲得了溝通，終於和解了。刷著手機的母親，有時偷偷抬頭看我，那一瞬間的交流，就是我們最耀眼的火光了。



沈宗霖

〉 作者簡介

筆名神神。臺灣臺北人，一九九〇年出生。現就讀國立成功大學。作品曾獲第六屆聯合報懷恩文學獎、第二屆新北市文學獎、第二十六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，入選《二〇一二臺灣詩選》、《一〇〇年九歌散文選》、《幼獅文藝》YouthShow……等。

〉 得獎感言

前陣子搬行李不慎把筆電的螢幕劃開一道疤痕。聽說這種疤痕是不能修復的，只能把螢幕整個換掉。我不想花這個錢。於是後來的寫作就圍繞著這一道疤痕，即使再多的文字也洗不掉這道疤痕，我仍持續地寫著，一邊寫一邊疼痛。那些密縫細織的文字好像就遮掩了一些傷口。筆電是否會痛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我的生命確實是如此。

評語
楊 翠

〈伏魔錄〉寫的是自我認同，也是母子關係。敘事者「我」，先是被解讀為「邪魔附身」，又被斷定是「命帶掃帚」，再被命名為「憂鬱症」，所有這些符號，都指向他的生命充滿違和感、孤獨感、被離棄感。其中，「魔」既指涉異類的侵擾、肉身的疾病、精神的鬱結，同時也是情感的困頓，而「伏魔」，則是一個被宣判為病者、痛者對療癒的渴求。

文章結構頗具層次，從「我」幼童時期所經歷的道士驅魔法事寫起，帶出「邪魔附身」的母題，「我」身帶病體，而母親則是治療者；然後轉入父母婚姻生變，母親罹患憂鬱症，「我」被算命師斷定為掃帚星，他對家庭變故，既感到深切自責，又有強烈的被遺棄感，「我」的「魔」，以及母親的憂鬱症，在此交織糾纏，母子同苦、卻又相隔；最後，父母離異，母親從憂苦海域中爬出來，兒子則魔障入心，憂鬱症纏身，母親重新回到治療者的角色，守候兒子健朗康復。

整體來看，〈伏魔錄〉文字俐落生動，很有畫面感，結構完整，幾個主要意象的經營與鋪衍，都很到位，特別是魔障、鬱病、傷痛的連結，讓敘事更具張力，而開場的香灰、結尾的藥錠，都指向療癒的渴求與母愛的渴望，故事的線索前後緊密扣連。